

通志卷一百九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二下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郾

莫庚反

侯仕至勃海太守彪少厲志修孝行父

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大尉彪在位清白爲百

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

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

之胙

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晏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

河南尹遣

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賜羊一頭酒一石也

和帝卽位以彪

爲太傅錄尙書事賜爵關中侯

按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字

永元初

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

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

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

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

其喪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爲皇祖考夫
人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爲大司馬過邯鄲況爲郡
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
到高邑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
眉攻關城況戰歿父歆初以報仇逃亡後仕爲淮陽相
終於汲令禹性篤厚節儉父汲卒吏民賻送前後數百
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
舉孝廉稍遷建中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人

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冤枉豈危我哉遂鼓櫂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縣北界有蒲陽陂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漑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勩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功曹史戴閏故太

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
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
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
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
報曰祠謁旣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迴輿而旋
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爲太傅錄尙書事鄧
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
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
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

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后從之及安帝
卽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
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
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
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
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
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
駕連日止宿臣等誠切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
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

也陛下體烝烝之志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
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爲宗廟社稷下爲
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空虛
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詔許之五年以
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爲郎
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祖父宣爲講學大夫以易教
授王莽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
除爲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尙書郎

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
司隸校尉出爲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
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
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
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
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
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旣遠微旨將絕故立
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
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

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
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
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
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
先臣以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
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
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
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

六年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尙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卽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自防始也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尙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豈有成

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有四時
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
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
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
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
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
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
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
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弊議寢

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去春生秋殺天地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災秋一物華卽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心下

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
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
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
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
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字伯始南陽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
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
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
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

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勅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牖間密占察之仍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雄旣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尙書郎五遷尙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尙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旣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

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約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
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
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
定立爲皇后時尙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
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虔敞上書駁之
曰臣等竊見尙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
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章奏明詔旣許復令臣等得與
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懸於日月固於金
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謚斯不易惟王可不

慎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
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
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
世以致德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
章便利未明眾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
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
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
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
缺職尙書史敞等薦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宜試職千

里匡寧方國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
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
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尙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
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
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爲太尉延熹二
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縝司空孫朗坐不衛宮
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
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尙書事復封故
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復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